

今天收到一个老同学的求助电话。她气急败坏地说儿子最近老喜欢和朋友出去骑自行车，让她非常担心。她问我可以让儿子去骑吗？我告诉他，做父母的，再怎么担心，最终还是要放手的。于是我告诉她我自己的故事。

老公骑摩托发生过两次意外，一次是他中五的时候，一次是我们行婚礼之前。两次都撞在右脚的小腿上，第一次骨断了，第二次骨碎了。老公从救护车被担下来那血淋淋的一幕，我永远忘不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让他碰摩托车。那时我们还没有孩子，但我已经对老天发誓，以后也不会让孩子骑摩托车，因为太危险了。可是，人生岂是我们说了算的？

儿子考完初级教育文凭后，便要求我买辆自行车给他。我心想他也不过和朋友在附近溜达，不会有什么危险，于是就答应了。可是每次他骑自行车出去，我都牵肠挂肚。只要他迟一些回来，我就开始胡思乱想，在路口来回踱步眺望。这时我就暗骂自己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！不久之后，儿子就提出要骑去学校的要求，我断然拒绝，纵使从家到学校只有十分钟的路程。

上了中四，他说要随一群朋友骑去城市。我听了大惊失色！可是他向我保证：“我早上五点去骑，路上一辆车子都没，这样可以吧！”没有车子，我能说不吗？可是为安全起见，我提出了附带条件：一、要有伙伴同行；二、做足安全措施。我们给他买了安全帽，脚车也装上按铃、车灯，还贴上反光片。那段日子，他就真的三天两头约了朋友摸黑去骑自行车，神采飞扬的。我很惊讶，平时假日睡到日上三竿的他，这下子自律得惊人。

我知道他不会永远满足于在无人的路上奔驰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他就参加了一个骑自行车筹款活动，一大帮人从市区骑到对面港，再骑回来。不过因为全程有警察开路，我没阻拦。看着儿子越来越黝黑的皮肤，越来越灿烂的笑容，我知道更大的挑战在前方等着我！

这一天终于来临了。儿子说想和朋友骑去山都望。我的妈呀！山都望距离古晋三十二公里，驾车也要整句钟。可是就在这时候，我在星洲日报读到以下报道：来自关丹的15岁少年黄学智在父亲鼓励下，与3名友人组团踩脚踏车从古来至泰国曼谷，长达22天，全长1千800公里。谁是黄学智的父亲？就是阿富珊师训学院中文系讲师黄先炳博士啊。这个父亲的智慧给我很大的冲击。1千800公里他都鼓励孩子去，怎么我就被三十二公里吓得屁滚尿流呢？于是，我脑子一烧又答应了儿子。

有了第一次，就有第二次。儿子越骑越远，难度越来越高。有一次他骑去西连，天黑了才回到家，坐在门口累得像狗似的。我追问他迟回的原因，他才把一路的“精彩”细说。原来他骑到二十几里就体力不支，被朋友远远抛在后头。他觉得头晕目眩，视线越来越窄。他想停下来，可道路两旁没有可歇脚的地方。最后他支撑不了，连人带车倒在路边的草地上。他就这样一动不动躺在那里，直到烈日把他晒醒。迷糊中他看到远处有一户人

家。他吃力推着脚车过去，也不管对方是谁，就开口要吃的。说也奇怪，那人也二话不说，拿了糕点招待他。食物下肚，儿子恢复体力，想付钱，可是发现钱包不见了。那人连声说不要紧，儿子道谢了才独自慢慢骑回来。

儿子说着故事，脸上一派轻松，可是我听得心里七上八下。我很想和他说：再也不可以有下次了。可是，我真的在这次危难中看到儿子的成长与突破。平时他连点食物都害羞，现在竟敢和一个陌生的异族大叔开口要食物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更可贵的是他临危不乱，最后咬紧牙根还是把我儿子平平安安送回来。于是，封杀令到了我嘴边又被吞回去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儿子每次骑脚车回来都要绘声绘影地和我说他在路上的历险记：掉水沟啦、差点被撞啦、被狗追啦。。。。。。真真假假，有时我也分不清。起初我很气恼，心想这小子是要把我活活吓死吧。可是一段日子过后，我发现听多了他的胡说八道，心里反而平静了，不会胡思乱想。原来这小子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啊！

有一次，我问儿子：“做孩子的是不是不喜欢父母担心他们？”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那当然啦，这还用问！”顿时，我当头棒喝。原来父母担心孩子，对孩子来说不是甜蜜的牵挂，而是沉重的负担。我终于明白为何儿子平时总爱开玩笑对我说他有天神的守护，他是幸运之子。他，是要我放心哪！

所以，我告诉我的老同学，为人父母再怎么含着泪、颤抖着心，还是得学习把手松开，目送孩子远去。